

刘秉荣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新军阀大战

XIN JUNFA DAZHAN

I2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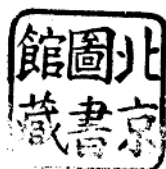
433

3

新 军 阀 大 战

刘秉荣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B 42586

责任编辑：刘战英

新军阀大战

刘秉荣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邮政编码：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印刷厂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291千字 13.75印张
版 次	1989年7月第1版
印 次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061-7/I·45
定 价	4.3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道开篇言明八方势 批八字预点万里程	(1)
第 二 回	张大帅急急发兵马 李宗仁匆匆上庐山	(14)
第 三 回	战龙潭德邻感天意 抵足眠协和说计谋	(26)
第 四 回	宁、汉、沪勾心议合流 汪、蒋、胡斗角特委会	(35)
第 五 回	唐生智汉府发疯狂 汪精卫羊城施毒计	(44)
第 六 回	汪精卫含泪发通电 蒋介石欢笑散请帖	(55)
第 七 回	行报复蒋中正咬牙 拖队伍冯焕章奋斗	(66)
第 八 回	蒋、冯结拜金兰之好 胡、白力荐故旧拂袖	(82)
第 九 回	程颂云刚愎持湘政 李宗仁笑脸得实权	(93)
第 十 回	张作霖皇姑屯遇难 蒋中正南京城辞职	(103)
第 十 一 回	各怀鬼胎西山祭灵 同床异梦南京开会	(111)
第 十 二 回	心照不宣蒋胡笑脸 各打算盘冯阎挂霜	(125)

第十三回	李任潮抒见金陵地 陶子钦傲恼武汉城	(142)
第十四回	郑耀全布衣武汉城 何芸樵含恨萍乡地	(155)
第十五回	义气人终究讲义气 玲珑者从来施玲珑	(170)
第十六回	生野心陈济棠表态 脚踩船冯玉祥圆滑	(183)
第十七回	守鄂地胡宗铎用兵 保湘省何芸樵要谋	(193)
第十八回	受宠若惊小人负义 脸白汗冷降将忘恩	(203)
第十九回	李宗仁梧州树旗帜 冯玉祥华阴发檄文	(215)
第二十回	走洛阳韩复榘附蒋 赴许昌石友三叛冯	(226)
第二十一回	冯玉祥偕妻过黄河 黄绍竑邀友至安南	(247)
第二十二回	阎百川阴算冯焕章 蒋介石圈套张学良	(256)
第二十三回	冯焕章绝食并州城 汪兆铭高兴香港地	(268)
第二十四回	石友三接令起疑心 阎百川见电生妒意	(277)
第二十五回	唇枪舌战互相攻讦 剑拔弓张反目为敌	(288)
第二十六回	为金钱阎锡山目沉 改决心张学良面冷	(301)
第二十七回	发通电阎、冯、李排兵 下命令蒋介石布阵	(312)

第二十八回	冯玉祥激励孙志远 张伯英说动刘茂恩	(328)
第二十九回	战陇海三升鏖战急 攻许昌蒋军炮火烈	(337)
第三十回	战津浦晋军逞威风 扩大会两派不相让	(347)
第三十一回	陈、章北戴河做说客 蒋、张归德站策计谋	(358)
第三十二回	石友三反复心多变 吉鸿昌决计易旧主	(371)
第三十三回	负私为国世五附蒋 面南背北百川登基	(382)
第三十四回	雄赳赳东北军入关 急忙忙阎锡山下令	(393)
第三十五回	并州城二老谈鬯戏 娘子关三公论军情	(401)
第三十六回	面红耳赤汪、陈火进 忍气吞声冯、阎分离	(410)
第三十七回	张学良显赫南京城 日本国事变“九·一八”	(420)

第一回

道开篇言明八方势 批八字预点万里程

话说中华民国自建立以来，便战乱纷纭。加之帝国列强纷纷的染指，直把个中华大地，闹了个乌烟瘴气。使得老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忧忧国事，恼怒了一人，此人是谁？就是一代伟人孙文孙中山。孙中山见民国建立之后，国事纷乱，心中非常苦闷，正不知如何是好，幸遇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自此改弦更张，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正当他大业将成之时，孰料上天不佑，孙先生竟一病谢世，大行西去了。时广东革命政府，于悲痛之余，决计北伐，统一中国。1926年，以国共两党组成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之上，斩关夺隘，势如破竹，不到数月，便打到了两湖。又孰料革命的紧急关头，先是那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1927年的4月12日，举刀屠杀中国共产党，并在南京建都，同武汉国民政府分庭对抗。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亦举起了“分共”的屠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自此宣告失败。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暴动。列位看官，就在这当儿，蒋介石下野了。蒋本是一代枭雄，野心勃勃，为何此时下野？说来内情很复杂。原来，蒋介石能够同武汉抗衡，是得到了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的支持。但是，新桂系对蒋的排除异己、独

裁专制的行为，日益不满。尤其是蒋施毒谋意欲杀害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的举动，虽未遂，然六军却被蒋强行缴械。此事更引起了新桂系的震栗。蒋还真的对新桂系下了手。他秘必其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行其剿灭桂系的计划。何三思而后没有实行。何为甚没实行？其原因是，何见蒋、桂双方力量不相上下，蒋剿桂系没有成功的把握。另外，何与白崇禧的私交很深，不愿无故翻脸。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欲对桂系下毒手之举被李宗仁白崇禧知道了，李、白自然万分恼怒，遂加紧联合反蒋各方势力，意欲把蒋赶下台。当时，宁、汉关系尚在相持之中，李宗仁便借西讨武汉之名，把其嫡系的第七军布署在南京以西的地区，又秘密同浙江的周凤岐二十六军进行联络，要其部队亦开到南京周围，形成了对南京的包围。

时隔不久，蒋介石在徐州被孙传芳打败，他却借故处决了第十军军长、黔军将领王天培。王与何系同乡，且交谊很深。王之结果使何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何应钦便联合了李宗仁、白崇禧，寻机对蒋发难。当武汉政府所属的程潜部队东征讨蒋军到达芜湖以西时，李宗仁秘派人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敌视。又派人到了武汉，表示愿意与武汉政府妥协，共同倒蒋。8月6日这天，蒋介石从上海到了南京汤山温泉休息，电召在芜湖防地执行公务的李宗仁往南京一晤。李宗仁接电后不敢怠慢，疾车前往。二人见面之后，蒋介石长叹一声，谓李宗仁号道：“德邻，此次徐州出战，公曾劝我休往，未听公语，招此大败，吃了大亏，我反复再三，为党国大局，我决定下野了。”李宗仁虽然内心希望蒋介石下野，可这样突然的听了蒋介石之语，脑子里一时竟

转不过弯来了，不知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中甚为惊异，遂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介公何因此一败而一定要下野呢？”蒋介石又叹了口气道：“德邻，其中情形复杂的很哪，武汉方面是一定要我下野的，我下野就是了。”李宗仁道：“当此军情紧急之时，总司令如此做法，是千万使不得的。目下津浦路战事我方一再失利，你若下野，岂不动摇军心和民心么？”李宗仁说到这儿时，看了一眼蒋介石，见他听得认真，继续说道：“至于武汉方面，原来要你下野，是有共产党作祟，如今武汉也已然反共，且叶、贺在南昌发难。就反共立场而言，双方已殊途同归，当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共同北伐，统一中国才是。”蒋介石摇摇头，又重复前语道：“内幕情形复杂的很，我是一定要退了。”李宗仁道：“总司令是否派员去武汉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中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蒋介石道：“德邻，我决心已下。”说着，拿出了一张拟好的文稿，道：“这是我下野的通电稿。”李宗仁接过电稿略看了一眼道：“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布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李宗仁说完，一双眼查看着蒋介石的神色。蒋介石毫无改口之意，一字一句地说：“我下野之后，军事方面，你和健生、敬之三人，足以对付孙传芳。而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也立时可以缓解。”李宗仁还要开口，蒋介石把手一抬，道：“吾意已决，德邻不必再讲。”

二人谈话至此结束。李宗仁告别蒋介石，回到驻地，见

到白崇禧，说明了蒋要下野之举，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但听了李宗仁之语，也顿感吃惊，对蒋此举，始料不及。他沉思了一下，对李宗仁道：“德公，蒋愿下就让他下吧。”

列位看官，想那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近二十年，用尽纵横捭阖之手段，并已登上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如何会在一夜之间，甘心下野？其实，蒋的下野实为“以退为进”之策。蒋介石分析了当时国内、军内、国民党内等各方势力，他若恋栈不出走，就成为众矢之的。他一走，就可避开了攻击的锋芒，观战局外，让宁、汉两派去互相争吵，他可待机而起，坐收渔利。另外，还可以把个冯玉祥推到斗争的漩涡中，待各派闹得不可开交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蒋这内心韬晦，外人自然不知。

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军事会议，所有在宁的师长都参加了。蒋介石表情很坦然地说道：

“诸位同志，我即将离开大家出国，到何处去，尚没决定，以后大家的一切行动都要听党中央的。”这天来参加会的高级将领中，有的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有的是黄埔一、二期学生，有的是东征讨刘、杨时入的伍，还有的是北伐中扩编而来的。这些人听了蒋介石的发言，都立感到吃惊。一时间没人开言，会场上一阵沉默。蒋介石环视了一下会场，又道：

“我此次离开大家出国，是党中央的决定，全党同志，都要听中央的。”蒋介石说完了，还是没人开口。蒋的亲信，对蒋下野之举出乎意外，一时间都有冷水浇背之感。还是参谋长白崇禧打破了沉寂，道：“我们北伐之目的，是要打倒北洋军阀，而今，宁汉双方不合，并出兵征讨蒋先生，我想，

我们与武汉方面终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争，这种争端，总有一天会解决的。我们若一定要放弃打倒的敌人而从事兄弟阋墙之斗，恐怕国人不会谅解。”白崇禧看了看众人，又道：“所以，我同意蒋先生出国休息一些时间，使武汉方面失去东征的借口，免去一场政治上的大风浪。”白崇禧说完，东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道：“我也同意总指挥出洋休息。”接着，李宗仁、李济深等都表了态，亦同意蒋介石出洋。这天，到会的约百余人，竟有三分之二的人持同意的意见。蒋介石表面上态度坦然，内心中却更明白了桂系同己已然是两层皮，如今要借武汉之力而对己“逼宫”了。他把一口气闷在了肚里，面上却微笑着说道：“好好，我是一定要休息了！”

蒋的话音儿没落，其亲信、军长卫立煌猛然立起，大声道：“总司令不能离开！”又道，“当前北伐正在进行，胜负在关键时刻，总司令此时离开，岂不是群龙无首么？我们恳请总司令留下，要求党中央改变决定！”卫立煌的发言，引起了蒋的亲信纷纷表态，要求蒋留下。会议气氛，甚为紧张。这时候，蒋介石站起身，他的面部表情依然很平静，说道：“大家都不要讲了，党中央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只希望大家坚决的听党中央的命令，安心工作，把队伍带好！”

会就这样散了。蒋介石回到了丁家花园的官邸。晚饭之后，卫立煌、陈继承、顾祝同、蒋鼎文、刘峙、钱大钧、谭曙卿等蒋的文臣武将，都来探望。蒋对这些人一一做了安慰。不在话下。

次日，蒋介石发表了下野宣言。称：

“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苒不见发展。推其原因，实共产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共产党与鲍罗廷危害国民党，妨害国民革命之阴谋行动，不遑胜举。故余一向即极力主张驱逐鲍罗廷及与共产党分离。此次余所主张，已在武汉实行。且此为国民党生存上之必须条件，已有明证，不胜欢喜。

闻武汉同志不克来京，系因余在南京之故。余既为吾党不惜生命，更何恋此区区地位。惟值此下野之际，为完成北伐与建国二使命起见，谨提下列三项要求，作为最后之希望。

（一）武汉同志速来南京，共筹党国大计。

（二）分驻湖南、湖北、江西各地之武装同志与津浦沿线军队互为呼应，继续北伐。

（三）在两湖及江西地方，彻底实行肃清共产党。

上列事项被实现时，共产党之捣乱，军阀之跋扈，帝国主义之横暴，均将绝迹，全国统一将易于实现。”

蒋介石的下野，引起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巨大欢悦。汪精卫、唐生智把蒋的下野看成了革命的佳音。8月15日，武汉报纸刊登文章，曰：《蒋介石离宁的重大意义》。文中称蒋

离开南京是武汉政府数月来艰苦奋斗的党权运动的战绩。

冯玉祥闻蒋介石下野，当即抱怨宁、汉双方，遂发电云：

“北伐吃紧之时，乃党国要人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顾斤斤焉，而操同室之戈，致使敌人张目，能不令人失望耶？当从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决大计。”

冯玉祥的电报到了南京，胡汉民、吴稚晖等“长衫佬”便借着冯的招牌，召开了会议。到会的是国民党的元老及高级将领。有孙科、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古应芬、邹鲁、吴稚晖、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顾孟余、何成浚、胡汉民等等，共二十几位。吴稚晖第一个开的口，其意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不可以辞职，此举当使亲者痛仇者快。吴话音没落，孙科驳其语道：“蒋先生自任总司令以来，错误种种，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独揽军政大权，这样下去，于国于军皆不利。”孙科说完，何应钦站起来道：“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得好。他走后咱们可以爱一爱国家了。”白崇禧也站起来说：“革命是大家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走了很好，以后有事，可以大家商量。”三个人这么一发言，会场上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吴稚晖还要开口，李石曾从背后伸出手拉了他一把，嘴对着他耳朵说道：“这是兵变，你不要老命啦！”李石曾这番话，吓得吴稚晖不敢再多语了。

且说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便乘花车回浙江。这天，到

火车站送行的人不多，只有副官处长胡承祜、参谋处长陈焯、交通处长陆福庭。总司令部其他人没来，高级将领、中央要人都没来。蒋介石身边的人看到这清冷的场面，想起4月蒋到南京时受到的盛大欢迎，同是一地，同是一人，时仅数月，只因台上台下之别，情势两样，大家无不感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蒋介石虽然心中也大有冷落之感，但表面上还持着坦然之态。

蒋的花车到了上海，总司令部的顾问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均在车站恭候。蒋在车上接见了黄等。黄金荣对蒋道：“你的通电我已看到，主动下野，让权与他人，我是不赞同的。”

蒋介石一向把黄金荣奉为老师，听了黄金荣之语道：“弟子决心已下，老师不必多言了。”

黄金荣深知蒋非等闲之辈，见蒋这样说，也就不再多语。蒋介石会晤了黄杜等诸人，花车便又驶往杭州。在杭州澄庐住下后，由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诚陪同，足迹遍于西湖的六桥三竺。接着，蒋一行又抵其故乡——奉化县溪口镇。

溪口乃为一山乡小镇，镇口有一武岭门。其形如城门。据说蒋家先世由武岭迁来，筑建此门做为纪念。蒋宅有楼房十余间，这在小镇之中，算得上最好的居屋了。这所宅院，名曰“丰镐房”。丰镐之名，取自西周的两个帝王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取这两个都城的第一字相合为“丰镐”。

蒋介石的发妻毛氏住在正面三间朝南楼房东头的一间

楼上。楼下三间厅堂的条案上，摆着四五尊佛像。像前摆着香炉、木鱼，此为毛氏念经的佛堂。

蒋介石到了家中，当晚便宿在丰镐房内。翌日，蒋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和兄长蒋锡候蒋介石一起，到东岳去扫母亲王太夫人墓。王太夫人墓在东岳的山上。山坡上有一碑亭耸立，上刻有孙中山于民国11年23日所作的祭文。至墓前，有“蒋母之墓”四个大字，具款亦为“孙文题”。上面横着“壶范足式”四个字。两边嵌着一副对联，为张人杰书，联文为：“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另有一方墓志铭，有文有铭，文系汪精卫作，铭系胡汉民作，字系大书法家沈尹默之手笔，均系民国10年安葬时修置。这座墓是蒋介石请了风水先生，费了很大工夫选定的。墓为壬丙向。站在墓前远远眺望，但见对面的山势由远而近，一层一层的紧扣着，象一条游龙，奔腾而来。到墓前拱成一股小山脉，墓穴就点在龙脉上，那刻江水象一条飘带由南来绕墓向东南流去，使墓成为山环水抱之势，莫说风水先生，便是平常之人见了，也道是块风水宝地。

蒋介石偕兄此次前来扫墓，没有准备什么祭品，昆仲依次行磕头礼。那些随从，也都依次行礼。祭礼毕，蒋介石便循着石板砌成的小路，直趋雪窦寺。

雪窦寺是一座有名的古刹，因建于雪窦山前坡的两溪之间，故借雪窦山之名而为雪窦寺。此寺始建于东晋。寺院规模不大，二十多间屋宇，十来个和尚。大师傅名叫太虚法师，是雪窦寺的住持僧。此僧精于星相，所言多奇中，因而远近驰名，但他从不肯多说，只有在高兴之时，才说几句，

也是稍露即止。

且说蒋介石一行上得山来，在石板小路上行走之间，听得有人高歌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忧愁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弹指间，终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众视之，高歌之人，正是太虚法师。蒋介石急忙上前施礼。太虚道：“吾正打坐，忽心血来潮，知有贵客到了，吾便离坐出迎，果然贵客至矣。”

当下，将蒋让到方丈之内。蒋要卫士们在外，只带其兄和两名亲随进了室。大家坐定，有小和尚献茶。太虚法师遂合掌道：“总司令出师以来，所向披靡，天下指日可定了。”没等蒋介石开口，太虚又道：“吾曾云游天下，曾观历代帝王之墓穴，而令堂之陵寝，实非一般。《阴宅集要》中云：行龙多结于溪水之间，溪涧之水不可不察，其屈曲弯环绕聚深长悠缓为佳。令堂陵寝的明堂也非一般。明堂者，天子之明堂也。经云：斜巧知拙，难考优差，有情于我，是为真穴。而今令堂之陵寝，是一道天造地设的龙脉，主出大贵之人。”蒋介石似懂非懂的听了太虚之语，脸上露出十数日来不见的喜悦。待太虚说完，蒋介石道：“大师父未免过奖了，弟子而今已为在野之身，不久要出国了。”太虚听了吸了口气，惊讶道：“怎么，你如今是在野之身了？”蒋介石道：“弟子句句实话，此次回乡省亲，不久将出洋。”太虚法师沉吟了一下说，“请总司令把生辰八字告诉老僧。”没

等蒋介石言语，蒋锡侯代为回答道：“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太虚法师听了，合起双目，掐算了一番，而后睁开眼，一本正经地道：“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是天河水命，又运交西北、北方壬癸水。但今年运中又有火，水火不容。但无妨，交秋之后，金风一动，水压住火，灾难全消。”太虚又道：“司令的八字，非同一般，主大贵，后福无量，老僧决无虚言。”蒋介石听了和尚的一番话，更是高兴非常，满脸愁云，一扫而光。有人问了：蒋介石真信太虚法师之言么？真的相信，这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原来，在蒋介石的母亲病故时，蒋正奔走于广东、上海之间，很不得志。一天，有朋友向他介绍了一位堪舆家，说此人姓肖名萱字纫秋，亦为同盟会会员，其人佻佛，染有鸦片癖，却精于堪舆学，流浪于上海。蒋闻知，慕其名而登门拜访，恳求肖萱为其母卜葬地。

肖萱被蒋盛请至奉化后，便在酒足饭饱之余，踏遍了奉化的山山水水，终于在鱼鳞坳找到了一块墓地。肖萱对蒋介石说：“这是龙脉，当出大贵之人，只是自己泄露了天机，要断子绝孙的。”蒋介石当即表示了感激之情，便把母亲葬于此地。此后不过几年，北伐军兴，蒋介石果然取得了军政大权，腰缠紫金，煊赫一时。便认为自己今日的飞黄腾达，是母亲葬地风水的灵验。对肖萱甚为感激，任命肖萱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但肖萱烟瘾太大，不能在官场应付。蒋就给他要了个监察院委员的闲职，只拿钱不干事。如今太虚法师又一番恭维，蒋介石想到肖萱曾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两下相吻合，心中自然高兴，遂喝了几口清茶。他眼珠一转，又对太